

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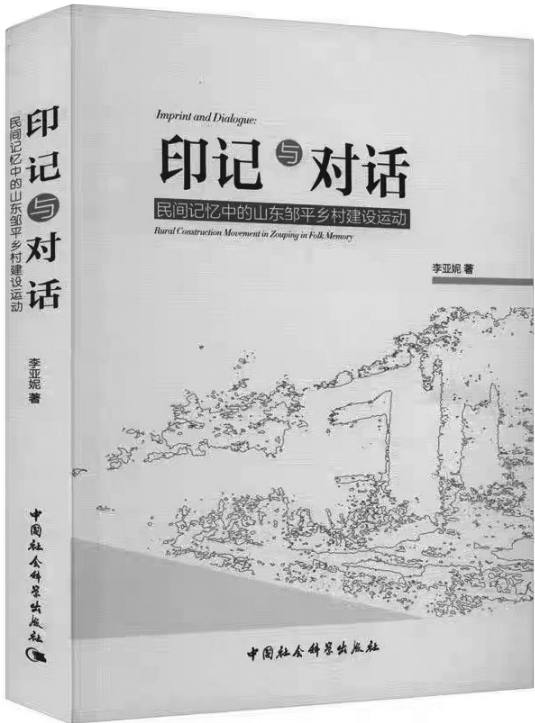
阅快随

在田野中寻找她们：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女性



李亚妮

阅读提示



■ 李亚妮

20世纪3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发生在旧中国的土地上。在山东，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乡村建设体系。在乡建研究院的理论指导下，邹平成立了乡学科学组织，创办了《乡村建设》刊物，建立了农场试验区和经济合作社等组织。全国性的乡村建设理论研讨会在邹平召开，并成功举办过两届农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全县50%以上。可以说，到1935年邹平已经成为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也成了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典范。但是，同年作为领导者的梁漱溟却深刻意识到，邹平乡村建设运动面临“两大难处”，即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也就是“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仍然提到“乡村不动”的问题，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些改良措施是不被农民欢迎和接受的。

为何这位从北大讲坛走向乡村的哲学家与实践者发出这样的拷问？性别研究是解答的视角之一。那么，在这场运动中，女性在哪里？女性是如何参与的？近百年后，她们又是如何回忆这场运动的？随着研究深入，我看到了更多的身影，也听到了更多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日前出版的这本《印

记与对话：民间记忆中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文献中“消失”的她们

最初，我将研究定位在邹平，不仅仅是因为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名气，更是因为这里丰富的文献资料，让我有研究的资料底气。自1931年至1937年，山东乡建研究院发行《乡村建设》刊物，共7卷，183期，翔实记录了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但是，在文献查阅中，我却发现有关“妇女”或“女性”的文献很少，梁漱溟先生也很少谈到妇女问题。两篇论及妇女或女性的文章，与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一致，他认为妇女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出现旧礼俗被破坏而新礼俗未建立起来的麻木状态。文献资料中涉及女性的文章不多，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婚姻状况调查、家庭生活调查、教育统计、风俗调查与风俗改良等官方调查统计数据或活动中，而对于作为个体的女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以女性承担为主的织布活动和织品展览的统计中，也很少看到女性的身份，偶有出现也是以“张王氏”这样的名字，大多织品的出品人则是一位男性收集者，同时他也是展览会的获奖者之一。在其他的经济合作社中就更看不到女性的姓名。我们无法看到女性群体或个体对这场社会运动的感受、体验和想法。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女性群体是“消失”的她们。

田野中“找回”她们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历史课本或其他文献资料上了解这场短暂而又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去邹平之前，我也以为那都已是纸上的历史。但当我踏上邹平的土地，当我与97岁目不识丁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访谈时，老人家兴致勃勃、字正腔圆地说，“梁漱溟，为邹平办了好事，对老百姓不孬”，我才感受到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在陌生人进入村子调研已被高度警觉的时代，带有“梁漱溟”字眼的调研却被热情接纳，虽然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已大多不在世，但偶尔遇到的高龄亲历者仍然对这段历史有无限怀念，他们尽可能地搜寻记忆，从家中的储藏室中翻找历史图片，与我一起辨认或猜测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打听到某村有一位95岁高龄的老奶奶。我迫不及待又内心忐忑地来到村口，带着学者对资料获取的私心，希冀这位老奶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因为在寻求被访者的路上，我有太多的希望与失落。当我走进小院时，眼前是绿油油的小菜、金灿灿的玉米和整洁的院落，这位发白慈祥又利落的老人让我不禁泪湿。那个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我和老奶奶一边手剥玉米一边回忆那段历史。老奶

奶讲述了自己的亲妹妹参加乡建研究院学堂时的情景。当年她12岁，妹妹10岁，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干家务照看更小的弟弟们。她却记得妹妹学的儿歌，如“大羊大、小羊小，上山上去吃青草”等。当这首80多年前在邹平乡农学堂里教授的儿歌从老人口中唱出的时候，我听到了她的兴奋和羡慕。她们当时又何尝不想参加呢？

一位88岁高龄的老奶奶，是我访谈的亲历者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她也是一位由缠足到放足的亲历者。1935年正是她缠足的年龄，在研究院的督查下，她的脚缠了又放了。她感叹自己是放足的受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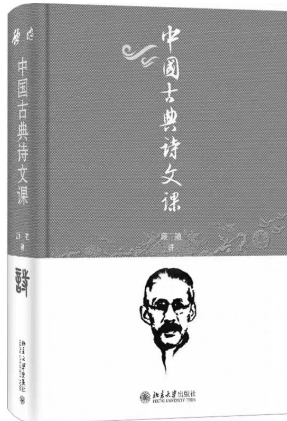
抢救式的调查让我在田野中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感动。92岁的老奶奶在我第二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讲述第一次访谈时没想起来的发生在自己七八十年前的经历，生怕刚刚捡到的宝贝再次丢失；98岁的老奶奶在养老院公寓里给我讲述自己当童养媳的经历；一位93岁的老奶奶讲述童年时期带着弟弟妹妹乞讨的生活；一位95岁的老奶奶讲述自己刚结婚时因为不会做针线活儿而回娘家求助时的闺友情；一位88岁的老奶奶会在我第二次访谈时说，“我想起来个放脚歌，我给你唱唱”，然后完整唱出五六岁学过的放足歌。不知道在我第一次访谈离开后，她想了多少次。

虽然由于方言的原因，我不能字字听懂，一些敏感的或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会被我的迟钝过滤掉。我苍白的语言无法展示她们生活的丰富，也无法抵达她们的内心。但在她们的讲述中，从她们的眼中，我读到了历史中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这本书中涉及的访谈对象有103位，年龄分布于20世纪邹平社会变迁的各个历史阶段，包括1930年代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其中有21位出生于1932年前，即在童年或少年时期以不同形式见证过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能清晰回忆的有6位女性。男女被访者在对应地方知识的回忆和讲述中，有着不同的系统和语汇，对乡建的回忆和描述也是不确定的。女性更多回忆的是自己参与的具体劳动、放足运动、卫生医疗等与女性生育、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无人提到经济合作社的事情。

每个人的讲述都不是为了给我提供这段史料，而是在讲述她们自己的生命史和生活史。她们经历了乡村建设运动，也经历了农业集体化和改革开放，社会变迁在生命个体和家庭生命历程中都留下了印记。而我作为一个陌生的提问者，猛然闯入她们的生活，闯入她们的记忆，不知会留给她们留下什么。我的私心促使我无休止地提问，但从未被拒绝。不管是在秋收的繁忙中，还是棚户区的杂乱中，即使是在疫情中的2021年，他们也都对我坦诚接待。我又何德何能，得此幸焉。我无法再现历史的真相，只能适当记录她们留下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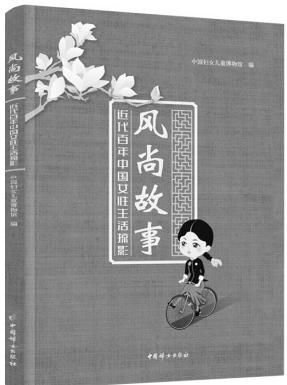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诗文课》



顾随 叶嘉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版

中国现当代学者顾随20世纪上半叶的课堂讲授，当时的学生、国际知名中国古典诗词学者叶嘉莹做了详细笔记。本书作为精华本首次问世，它是传习人文、培育人才、启迪人生的集大成学术普及著作。古今中外，文史哲禅，通俗睿智，图文并茂，徜徉在文学内外，求索于历史上下，归结到真、善、美之上。做人 与读书相映成趣，修身与悟道相得益彰，怡情与治学水乳交融。洋溢着生命力的中国古典诗文课，继承传统、赓续文脉的大众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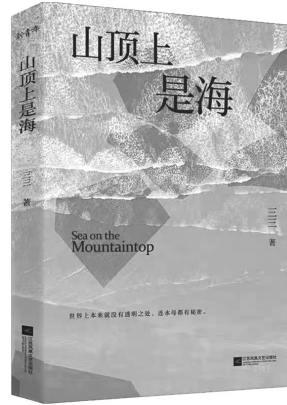
《风尚故事》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22年12月版

本书分为风尚记忆、风尚剧场、风尚工坊三个板块，从家庭与婚姻、服饰与身体、教育与职业等多个角度，解读文物与展览，用生动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辅以卡通人物的时空对话，寓教于乐，讲好中国妇女儿童故事。书中设计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物——凤儿为1840年以后清朝末期人物，尚儿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物。全书以她们穿越时空的对话为线索，讲述了近代百年间中国女性觉醒与进步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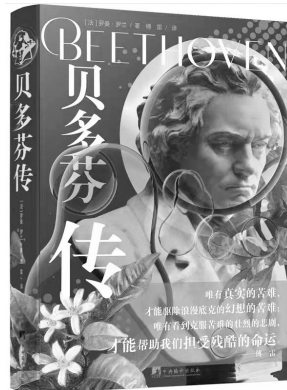
《山顶上是海》



三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2月版

他们爬上山顶，终于见到高空中的一片海，一切悬而未决的谜，再度浮现。消失多年的故人，如何从事“羽人”的工作？在家族的暗房里，会洗出怎样的时光胶片？一场关于道德的探讨如大雪落下，凝结后是何种模样？那些不断跨界寻龙的人，最后去往何处？恋人重逢，时间能否抚平往日隐秘的伤口？一群醉生梦死的青年，从古代燃起的淬剑之火里究竟看出了什么……在虚幻的自由中，我们共同迎接这越于生活之上的神秘时刻。

《贝多芬传》



「法」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3年3月版

《贝多芬传》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名人传》中的一部传记。在贝多芬、米开朗基罗与托尔斯泰三位文艺巨人的传记当中，罗曼·罗兰冠以贝多芬首席地位，足可见这位饱受命运摧残却依旧热爱真理的旷世奇才的影响力。古典主义最后的旗手与浪漫主义的先驱的人格魅力给予罗曼·罗兰心灵的震撼与感动，如其交响乐中人同命运的对抗与和解一般，崇高而壮丽。本书由傅雷先生翻译，语言精湛，文辞雅致，实为外文名著的中文译作中的杰出作品。（景杉 整理）

观澜阁

用生命的智识与爱，面对衰老和死亡

阅读提示

多数人都 会经历衰老，所有人都会经历死亡。我们如何面对他人的、至亲的，甚至自己的衰老和离去？我们是否能在直面生命规律的勇气之下，学习先行者和实践者的宝贵经验，获得“重启生命”的可能？近日，中国生死教育先行者陆晓娅、直面乳腺癌的安宁疗护志愿者徐舒和认知症照护研究者洪立携书在京举行对谈会，与读者朋友一起，探讨关于生命的智识与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多数人都 会经历衰老，所有人都会经历死亡。我们如何面对他人的、至亲的，甚至自己的衰老和离去？我们是否能在直面生命规律的勇气之下，学习先行者和实践者的宝贵经验，获得“重启生命”的可能？近日，中国生死教育先行者陆晓娅、直面乳腺癌的安宁疗护志愿者徐舒和认知症照护研究者洪立携书在京举行对谈会，与读者朋友一起，探讨关于生命的智识与爱。

三位主讲人在各自领域中学习、积累、思考和实践，释放出惊人的生命力；在面对死亡问题或亲人逐渐失能失智的过程中，她们真实、勇敢又温柔，在生死面前勇敢突围、创造自由。她们的经验和智慧都结晶到本次活动的四本书中：徐舒的《重启生命》、洪立的《就算得了认知症，也能好好生活》以及陆晓娅的《旅行中的生死课》和《给妈妈当妈妈》。

因认知症照护而结缘

本次活动的主讲人是50+、60+、70+的三位大龄女性，她们在年龄和实践领域共同面对 着衰老与死亡的话题，在认知症照护领域分享共通的人生经历，也通过彼此的书产生了更深刻的联结。

陆晓娅说，大约十年前，妈妈的认知症到了中期，那是最煎熬的时候，虽然她还能认得家里人，还有非常强的自主的意愿，但是会意外发生很多状况。比如，家里所有的锅都没有把手，因为全都被烧光了；打开大衣柜的门，掉出来一段段手纸，都是她藏匿的……所以那段时间是最纠结、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后来读到洪立的书，她对认知症有了更多的认识，学到了很多照护方法，情绪也得到缓解。她希望洪立的新书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陆晓娅与徐舒结缘是在疫情中，她参加安宁疗护的线上培训，听到徐舒分享她 的故事。

陆晓娅感受到，这个故事是人们特别需要的安宁故事，它非常完整。从妈妈去世带来心理创伤，到自己患上癌症面临死亡的威胁，再到用安宁知识和方法送父亲安然地，甚至惬意地离世，故事中可以看到中国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段微观的安宁疗护史。在陆晓娅的鼓励下，徐舒写下了人生的第一本书《重启生命》。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载着徐舒的胆怯和勇敢，这也是一位女性重启自己人生的又一例证。

洪立认真读过陆晓娅的《给妈妈当妈妈》，最近也一口气读完了《重启生命》。两本书中都有她所熟悉的认知症的部分。洪立说，自己是在2007年外婆因认知症过世后，于2008年开始进入认知症领域，这是完全的转行跨界。当时国内的认知症家庭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医学和日常照护生活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洪立希望把认知症照护的知识和方法用朴素、简洁、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经过15年的积累和认知症照护科普和培训的工作经验，她与同事一起完成了《就算得了认知症，也能好好生活》。这不只是一本认知症家庭照护的指南，还加入了她们对现实层面的观察与思考，例如对认知症人士多重用药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认知症人士情绪和行为变化的重新理解等。洪立还提示大家，要对家中长辈出现的记忆、思考方面的下降保持敏感，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另外一定要关心自己的脑健康，因为认知症说到底就是脑健康遭到摧残的结果。

生活远比认知症更重要

陆晓娅曾与患有认知症的母亲进入了一种“无聊”的状态，好像没什么可聊的；徐舒与父亲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相信很多家里有认知症患者的人都能明白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洪立在《就算得了认知症，也能好好生活》中提到，很多认知症人士都会出现语言功能的问题，有些



甚至还会出现失语。这时，作为照护伙伴，我们首先要建立全新的沟通模式，要多使用非语言的沟通技巧，比如微笑、拥抱、牵手等。此外，还要注重亲人的能力和兴趣，创造一些机会和亲人一起做事情。如果聊天对认知症亲人来说太困难，那可以和他们一起做点什么，比如请妈妈帮忙一起备餐，或者一起拼图等，做点对两个人来说都有意义的事情。另外，照顾认知症亲人是耗时耗力的，需要全身心投入，这意味着家庭照护伙伴很难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明显的冲突。洪立建议每一位照护伙伴，无论如何不要一个人去处理所有事情，一定要找帮手来帮忙，争取空出一些时间把自己解脱出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要照顾好亲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

认知症照护中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认知症背后的作为独特个体的人，要共情他们得了认知症以后的体验和感受，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参与生活、享受生活，继续他们有意义的生活。毕竟，生活远比认知症更重要，有认知症的那个人也远比认知症更重要。

死亡也在促进我们成长

在互相提问的环节中，徐舒被问：“在得知自己得了乳腺癌后，内心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她回答称，第一次得知乳腺癌是在母亲去世半年后，她肩负着自己和父亲的哀伤，深陷悔恨与自责，甚至觉得癌症是一种解脱。当乳腺癌

复发时，徐舒已经在学习生死教育，也成了安宁疗护志愿者，她开始逐渐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既然逃无可逃，那就面对，为它做好准备。“第二次复发的时 候，我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它促进我的成长。”

在谈到“心理上的压力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时，徐舒坦言自己的成长经历对自身心理健康产生 了很大影响，直到后来听了一些心理学课程之后，她开始理解父母那一代人其实只是不太懂得怎么爱子女，也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些改变。而成为安宁志愿者后，改变才真正发生——她变成了一个温暖有爱、阳光灿烂的人。当她决心为自己活的时候，正是生命重启的那一刻。

陆晓娅听完后非常感慨，她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遭遇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才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觉察和反思，然后才开始成长。死亡也不一定是非常沉重的，我们承认死亡会带来哀伤，但对死亡的思考和反省也在促进我们成长。

陆晓娅在回答读者提问时说：“面对未知的世界，人死了之后去哪儿，有些人有信仰，有些人没有信仰。我父亲的遗言就是‘渺渺冥冥，如归大海，如归苍穹’。我也在尝试通过冥想，带着他们生命的河流，最后融入大海，大海上星光灿烂。”生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希望这次对谈和这些图书，能为畏惧死亡和衰老的大多数人，提供新的视野、新的方法、新的温度。